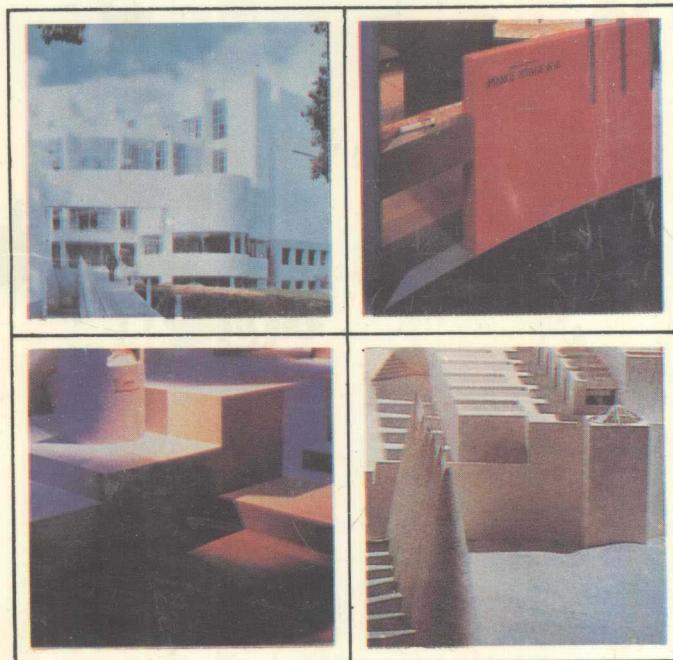


XING YU SI WEI FANG FA

形與思維方法

张 枫 著



学苑出版社

形与思维方法

张 枫 著

学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形与思维方法

著 者：张 柱
责任编辑：汪建武 刘小灿
封面设计：陈 翩 何 敏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6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1 号
印 刷：浏阳师范彩色印刷厂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7 字数：150000 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199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7-5077-0890-x/TU.1
定 价：14.8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桥，男，1965年8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85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建筑学专业，同年考入湖南大学建筑系主攻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工作。现任该院副总建筑师。自1985年以来，在国际、国内杂志上发表十多篇学术论文。获国家级和省级竞赛奖四项，科研成果奖两项，获省部级嘉奖、优秀工程设计奖两项，分别获省优秀工程设计二、三等奖。负责组织和参与设计的大型工程设计项目二十多项，多次参加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序 言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十色五光，纷繁复杂。然而小至一草一木、一器一物，大至山川海洋、都市村庄，都有其“形”。“形”各有其源，只不过是随时空的变化，各自有其表现而已。观其“形”而察其源，则可得其真谛。建筑尤其如此，上溯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建筑之“形”，可谓大矣、多矣、美矣！研究它的著述，多如夏夜繁星。而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本源，以哲学思辩为手段，对建筑的“形”加以探索、阐发，又融国外文化于一炉者，则寥若晨星。张君的《“形”与思维方法》一书，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

张君发于广博、穷其精微，探源索流，悟其谛理，“形”海泛舟，俯仰采撷，把建筑的“形”结成独特的“意识流”，读后有美不胜收又思绪翩然的惬意。

张君原先为尹培桐教授之高足，得其渊深厚实、洒脱不羁的学风，后又得名师王绍俊教授、杨慎初教授的点拨，更入妙境，在不断进行建筑创作实践的同时，复致力于建筑理论的研讨，此书便是他努力的成果，虽不能称为完整的一家之言，但其进行理论探索的锐气、灵气均值得倡导。我们期待他陆续贡献出优秀的作品，丰富我们自己的建筑理论宝库。

陈大卫

1994. 2. 20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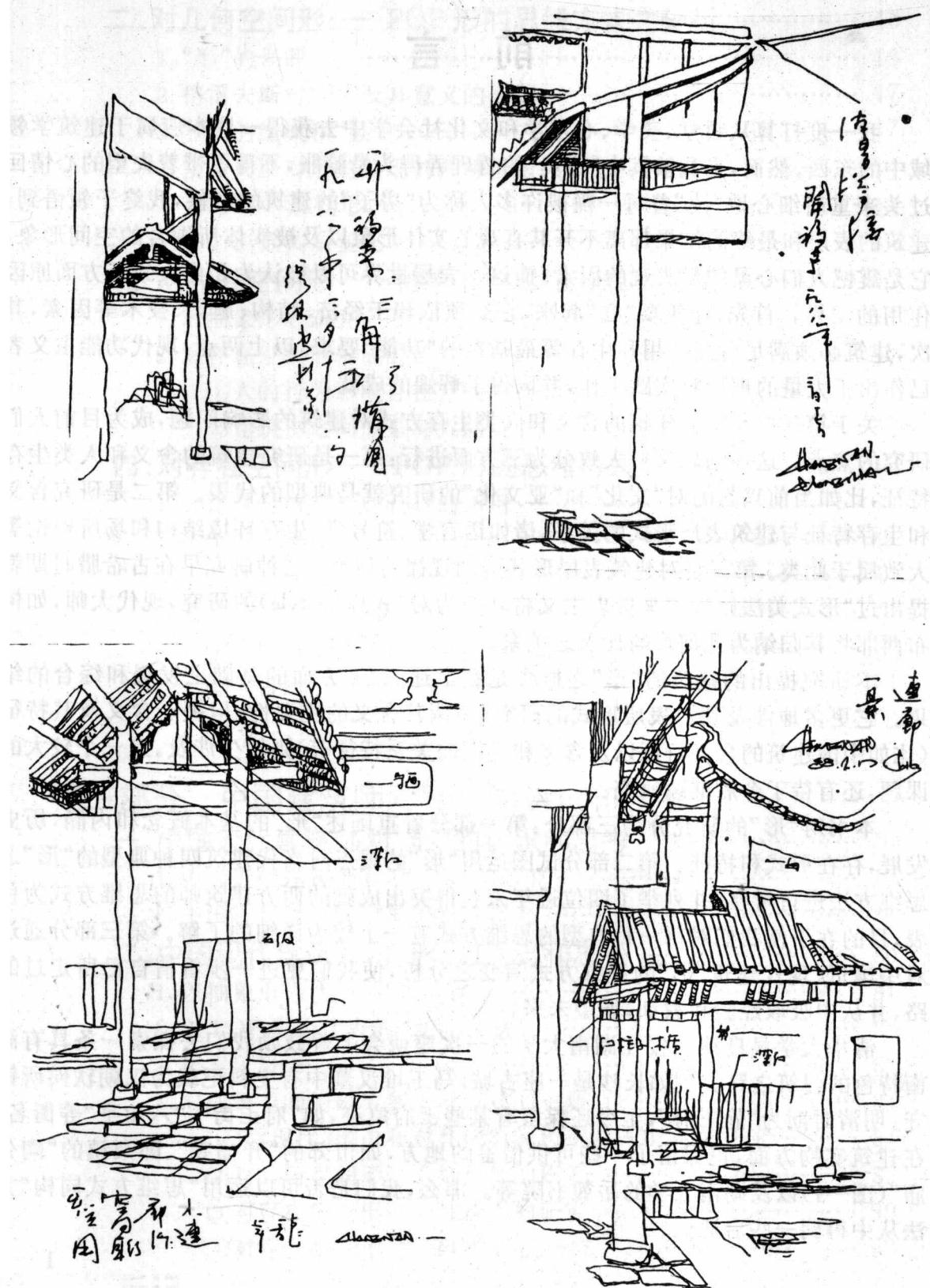
我一度打算从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社会学中去获得一些本应属于建筑学领域中的东西。然而,当我被其中“深奥”的哲理弄得头晕脑胀,不得不带着失望的心情回过头来重新细心地“读”着每一幢被许多人称为“房子”的建筑的时候,我终于领悟到:建筑的表层和最终的结果都离不开其直观的实体形象以及被实体所围合的空间形象,它是震撼人们心灵的最直观的因素。而这一表层世界可以被认为是由大致三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首先,建筑要“立”起来,它必须依赖于经济、结构、施工、技术等因素,其次,建筑必须满足人们使用和生存等最基本的“功能”要求。以上两点,现代功能主义者已作出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关于第三方面——建筑的含义和人类生存方式对建筑的影响问题,成为目前人们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又可大致分为三方面进行:第一是研究建筑的含义和人类生存特征,比如当前兴起的对“文化”和“亚文化”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代表。第二是研究含义和生存特征与建筑表层形式的关系,诸如语言学、符号学、生存环境结构和场所理论等大致属于此类。第三是对建筑表层形式运动规律的研究。这种研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提出过“形式美法则”,后来折衷主义将其变为对“式样”(style)的研究,现代大师,如柯布西耶将其归纳为几何形与比例之关系。

本研究提出的建筑的“形”之概念是在上述二、三方面的基础上发展和综合的结果。它更多地涉及到对表层形式的研究,强调其含义的重要性,但关于含义及其特征(比如中国建筑的含义特征以及含义和心理的关系特征等)则较少涉及。这一个较大的课题,还有待于今后继续研究。

本书对“形”的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着重阐述“形”的基本概念和内涵,历史发展,存在形式和特征。第二部分试图运用“形”的观点对当代建筑四种典型的“形”之思维方法进行考察,并列举了四位近年来获得突出成就的西方建筑师的思维方式为代表,目的在于使我们对每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第三部分通过对我国近、现代建筑“形”的思维方式演变之分析,使我们更进一步看清自己所走过的路,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展望未来。

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在湖南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曾鼓励我们去探索一条具有湖南特色的建筑之路。例如长沙是一座古城,马王堆汉墓中有史料记载为汉朝轪侯所镇守。明清时期为“静王府”,至今还保留着某些王府痕迹,如“府正街”、“八角亭”等街名。在建筑实物方面,也保留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地方,如市郊的“开福寺”、榔梨镇的“陶公庙”(图一)以及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运用“思维方式同构”方法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呢?



[图-1]长沙市郊开福寺速写四幅

目 录

序言 前言

第一部分 “形”的基本概念

一、“形”的含义及其建筑表象世界	4
1. 古代汉语中“形”的含义	4
2. 中国哲学中“形”的含义	7
3. “形”的含义在西方建筑中的变迁	9
①古代建筑中“形”的含义	9
②现代建筑中“形”的含义	14
③后现代建筑中“形”的含义	16
二、现代建筑中“形”的存在形式	17
1. 从“物”的观念看建筑“形”的存在形式	19
①抽象形	19
②POP 形	20
2. 从空间的组成看建筑中“形”的存在形式	22
①几何空间形	22
②存在空间形	25
三、“形”的特征	26
1. “形”的变形特征	28
①抽象形的变形特征	28
②POP 形的变形特征	29
2. “级”的特征	29
①舒尔茨的划分	29
②Frank D·k ching 的划分	30

第二部分 典型思维方式分析

一、对几何空间形——抽象形的思维方式之分析	34
1. “形”的来源	36
2. 格雷夫斯对“形”及其意义的研究	39
①抽象形的隐喻	40
②几何空间形的隐喻	42
3. 空间的组成和“级”	42

二、对几何空间形——POP 形的思维方式之分析	43
1. “形”的来源	46
2. 格雷夫斯对“形”及其意义的研究	47
3. “形”的组成和“级”	47
4. 格雷夫斯对形的处理的两种手法	48
①POP 形变形	48
②位置关系变化	50
三、对存在空间形——抽象形的思维方式之分析	50
1. 对抽象形的研究	56
2. 对存在空间形构成的研究	57
①人的行为影响存在空间形的产生	57
②建筑物之间关系与人的心理特征	60
四、对存在空间形——POP 形的思维方式之分析	60
1. 波特曼对“存在空间形”的运用	65
①协调单元	65
②共享空间	66
2. 波特曼对 POP 形的研究	70
①光线、色彩与材料	71
②大自然	71
③水	72

第三部分 中国建筑师对“形”的认识和思考

一、中国近代建筑师对“形”的认识和思考	76
1. 中国近代建筑师对 POP 形的研究	77
2. 中国近代建筑师对抽象形的研究	79
二、中国现代建筑师对“形”的认识和思考	80
1. 以抽象形为代表的“现代派”	81
2. 以 POP 形为代表的“复古思潮”	82
3. 思索阶段	82
4. 对建筑空间的研究和思维方式的更新	84
①“后现代”理论和对几何空间形——POP 形的研究	84
②对几何空间形——抽象形的研究	85
③对存在空间形——抽象形的研究	89
④对存在空间形——POP 形的研究	92

后记

第一部分

“形”的基本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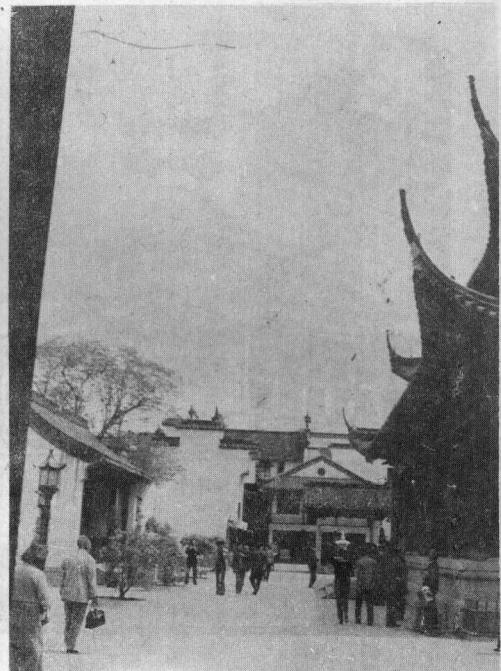
[图 1—1]扬州鉴真纪念堂

从中国近代和现代建筑发展的近百年历史来看，大约在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八〇年这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筑一直围绕着“形”——屋顶的问题进行过反复的争论。有趣的是直到一九八四年优秀设计奖——“鉴真纪念堂”[图 1—1]和一九八五年的优秀设计奖“阙里宾舍”[图 1—2]，以及近几年来的“一条街设计”[图 1—3]，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和吕彦直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图 1—4]一样，运用现代钢筋混凝土技术去模仿古建筑的构件形式。诚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怀疑这是现代中国建筑发展的道路之一。但是，设计的目的是要创造一种新的东西，而不是被动地沿用和抄袭，因为建筑的表层世界是千姿百态的，不能用同一种形式或式样去“同化”纷繁的表象世界。换言之，我们只能在建筑的深层取得“同构”，作为学习前人经验的方法，正如“纽约五”(New York Five)追随柯布西耶遗风，路易士·康保留“布查”风格(Beaux—Art，其前身为法国皇家艺术学院)。否则，我们就会走向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潭。

所谓深层的“同构”的重要含义之一就是指思维方法上的学习。正如我们不可能再在表层形式上完全模仿中国古代木结构一样，我们不可能完全模仿西方的“符号”、构架、日本“利休灰”，因为那不是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我们只能从中学他们的思维方法，例如象格雷夫斯(Micheal Graves)从古罗马建筑中提取“符号”一样。我们是否可以从北京故宫、民居、园林乃至普通的大街以及大街上的近代建筑中汲取有用的养料作为符号呢？黑川纪章先生在一次访华中谈到了中国建筑的发展道路，他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思维方法，指出：中国建筑师应从传统中“学习那些看不到的东西，比如思想……。”他举例说：“到过故宫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故宫的中国味十足，处处都是中国



[图 1-2] 阙里宾舍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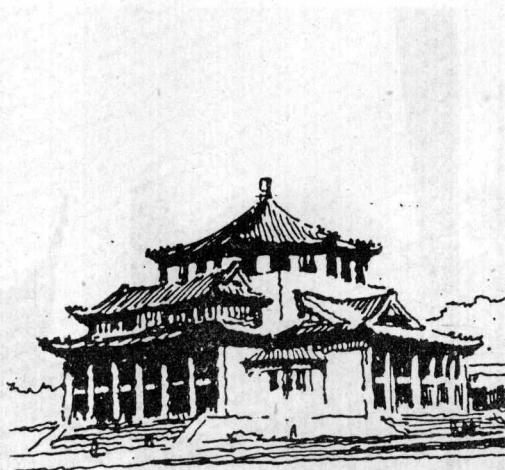
[图 1-3] 南京夫子庙东市场内景

特有的空间感。这里带有思想性的东西，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同样，我们是否也可以从中国的哲学、宗教、文化中采取与黑川先生“同构”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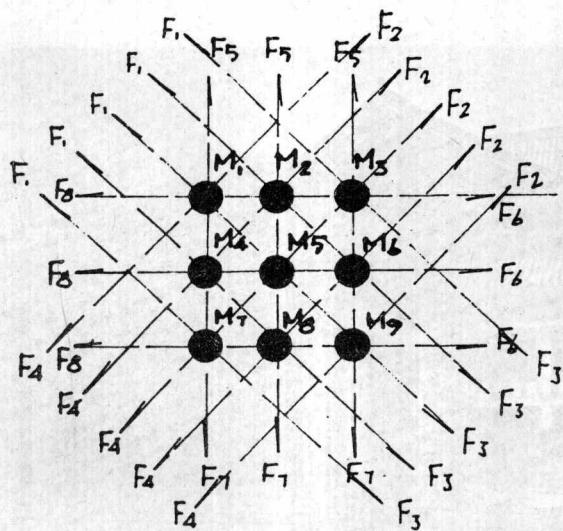
显然，“同构”思想的运用离不开研究建筑空间和实体(Void and Solid)这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否则就只能“纸上谈兵”，以“空”对“空”。因此，建筑空间和实体的形态和含义一起构成了建筑的“形”最基本之内涵。本书试图从“形”的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中国建筑师对“形”的认识和思考三大部分着手进行分析，试图对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围绕的形式问题有一个新的认识。

这里有必要区别一下“形”和“符号”的概念。首先，“形”除了表示实体的形状、形象以外，还可用来表示空间形状，而“符号”一般只可代表实体。其次，“形”比“符号”具有更多层次的抽象含义。其三，“形”能表示由多个独特意义组成的复合件，而“符号”只能表示单个实体及其含义。其四，“符号”在语言学上的不同定义引起建筑理论上的种种分歧。因此，本书选择了建筑的“形”作为研究的对象。

当然，建筑内部各因素并非各自孤立。为了更清晰地看清“形”的自身规律和特征，我们省略了、简化了许多问题，诸如经济、结构、构造、技术以及政治局势等问题(这里丝毫也没有否认它们的重要性)。影响建筑的因素是多样的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然而，过去我们却习惯于用“因果关系”去分析这一复杂的建筑表象世界。建筑的“形”并非决定建筑表象世界的唯一原因，它很可能是促使某些结果成熟的原因或者由于某种因素的存在促使了“形”对建筑的直接影响。(如二次大战后的经济



[图 1-4]广州中山纪念堂 吕彦直设计



[图 1-5]从 $F_1 \sim F_8$ 8 个不同方向
观察同样几个点得出不同的规律

条件促使了柯布西耶的“粗野主义”风格的产生)。这一现象在建筑设计思维领域中是很常见的,建筑的雏形总是从某一“含混”的世界中经过不断的肯定和否定形成最后的结果。

再者,建筑的现象世界本身是无序的,建筑理论的目的就是试图从这一无序的世界中寻找有序的东西。因此,我们很可能把某些倾向性的元素的集合“武断地”认为它是一个“点”(极端点)进行分析,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本来就并不怎么很有秩序的事物的规律来。有时由于观察角度的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观察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得出相反的结论。打个比方说[图 1-5],用九个点代表某一事物的话,我们可以从八个不同的方向进行观察,得出八个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组合规律。

一：“形”的含义及其建筑表象世界

1、古代汉语中“形”的含义

总括起来,“形”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有三方面的含义:

“形”最基本的意思是指事物的形状、形体和形态。《孙子兵法·虚实》中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形状)。《荀子·天论》云:“形具而神生”(形体)。《荀子·非相》说:“故长短大小,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形态)。

“形”的第二层意思为“表现、显露”。《汉书·伍被传》云:“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表现)。肖统在《文选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显露)。

“形”的第三层意思指“比较”、“对比”。《淮南子·齐俗》中有:“短修之相形也”(修:长)。成语中有“相形见拙”(比较、对比)。



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的门阙图像



〔图 1—6〕古代建筑的“门”



〔图 1—7〕坛庙中的“门”的形象。

建筑中的“形”很明显地反映了古汉语中所指的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建筑给人感受到的是它的实物“形状”。其次，这种形状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我们的视觉之中，由于文化的沉积和人的联想，或者由于某种约定俗成的关系，建筑形状总是赋予自身某种特定的含义（即表现）。第三，这种含义并非只是产生于单个的建筑形体之中，它还产生于建筑的形体与形体的“比较”和“对比”之中，更确切地说，是产生于“文脉”（Contexture）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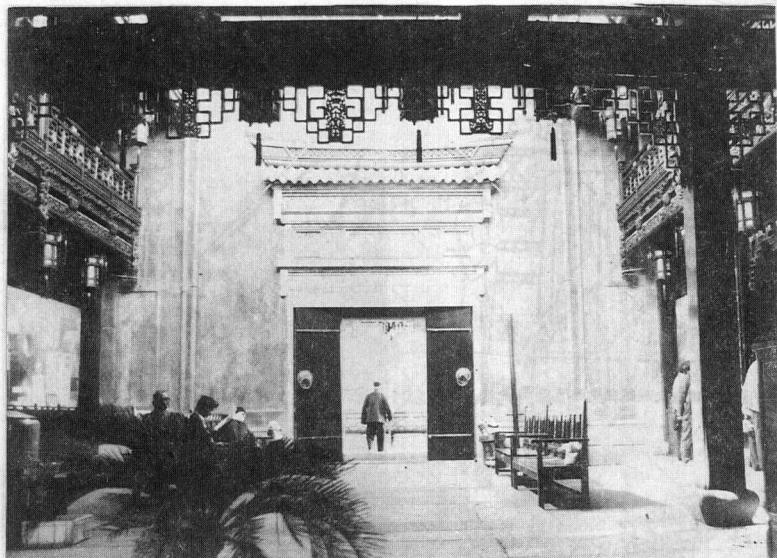
例如“门”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和含义的“形”。不论在皇宫、坛庙，还是在民间建筑中，门不仅仅是一个出入口，而且在意义上体现了院内整个空间的性质，直接起了一种表意作用〔图 1—6, 1—7, 1—8〕，因此它演化出一系列的名称。如宫城之门为“皋门”（相当于紫禁城的天安门），再进为“应门”（相当于清宫午门），继而是“路门”（相当于太和殿前的太和门），此为建筑群之门。再如“衡门”指一般墙门，“寝门”为内屋之门。庙宇的门叫“山门”，还有各种“阙”、“牌坊门”、“牌楼”^①等等〔图 1—9〕。

故宫的群体作为组合成更高一级的“形”的存在形式，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人伦”思想。《礼记·曲礼》云：“君子将营宫室，宇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这种关系就是《礼记·祭统》里所谈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指的是就差等^②。这些差等观念在建筑中重要的表现便是建筑群体的空间秩序。为了建立整个群体秩序，这里使用了中轴线界定“正偏”、“内外”群体关系，因而使得中国建筑具有整体和一贯性。中轴线有明显的方向性，对于复杂的建筑群体组合有定位的作用。如果离开了中轴线，是很难将许多封闭的平面组织串联成一体的。中轴线上串联的不同建筑的空间层次，表现出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的次序，而这正

形与思维方法

[图 1-8]民居中的各种“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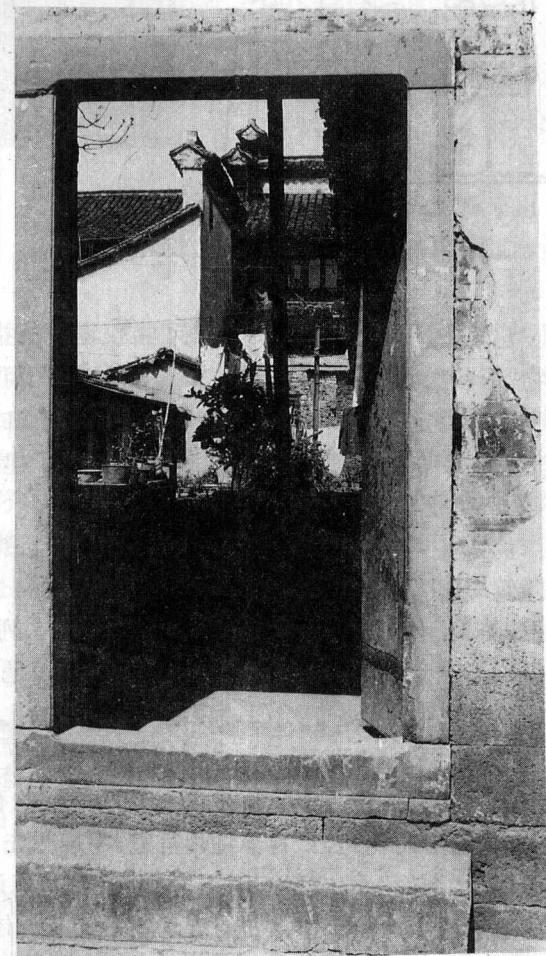
杭州胡庆余堂
药店内院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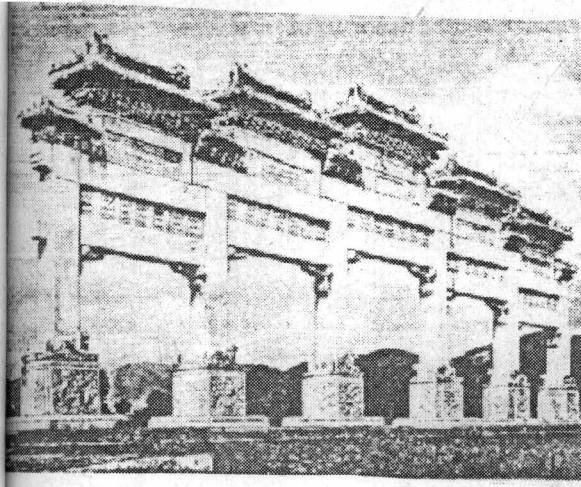
云南昆明一颗印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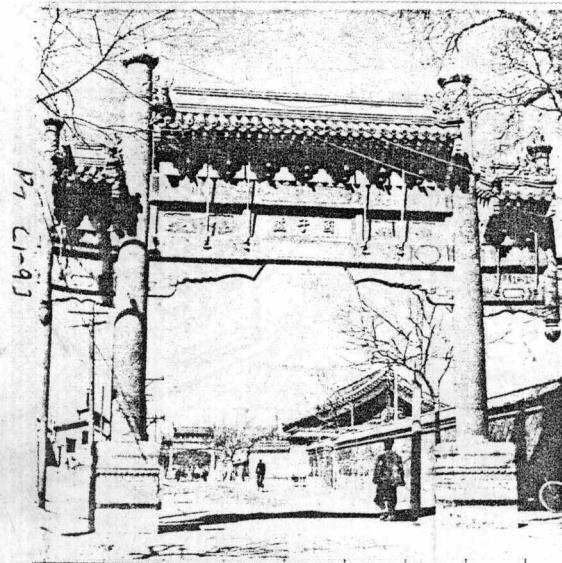
北京秦老住宅胡同的住宅垂花门△



杭州某民居入口△



明长陵位于中轴线上入口处的石牌坊。



北京成贤街“国子监”牌楼

〔图1—9〕牌坊和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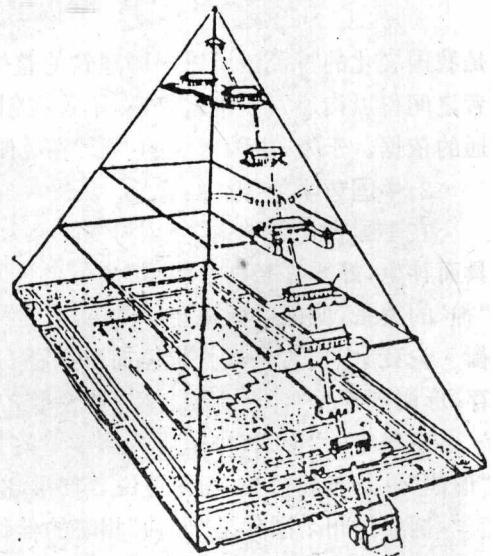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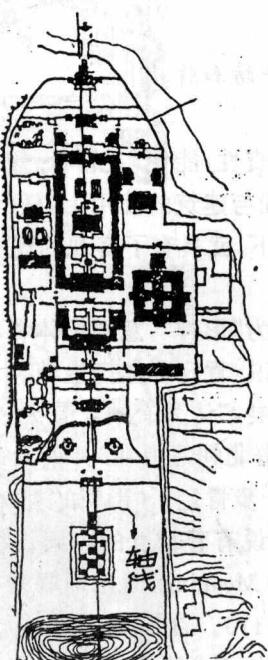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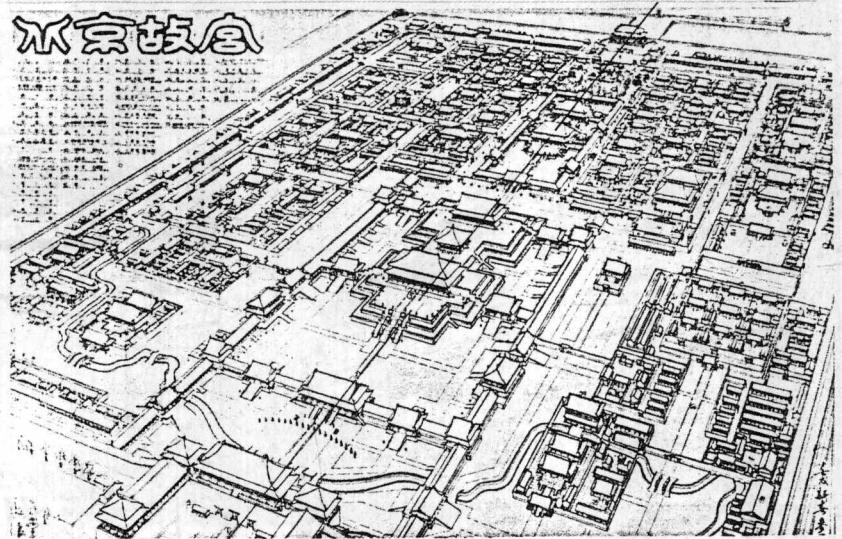
是我国文化的特征。所以中国建筑的整体性和一贯性，能使“主管者、规划者、设计者、施工者、使用者之间得以沟通^③”。也就是说，不管在创作的过程与建筑的使用上，任何人都有一个可以遵循与沟通的依据。于是，中国建筑的“形”在礼制的影响下，就具有了客观的现实性。〔图1—10〕。

2. 中国哲学中“形”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形”和“神”合为一体，称为“形神”，意即形体和精神。自先秦荀子就有“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荀子·天论》）之说，肯定形体产生精神。汉桓谭以烛火比喻“形”与“神”的关系，他说：“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认为有烛才有火，有形才有神。汉王充在《论衡·论死》中也否认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精神。南北朝范缜在《神灭论》中则肯定地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进一步肯定了“形”和“神”的辩证关系。

建筑中的“形”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形神”之说有着相近的内涵。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建筑的“形体”总是与其精神，确切地说，与“形”的“含义”（Meaning）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例如扬州个园就是“形神”相映的佳作〔图1—11〕。首先，从南边“火巷”进入个园，在一堵隔断花墙前面，布置了低矮的方形花台，花台上翠竹挺立，竹间散点石笋，以“雨后春笋”引喻为“春”。到中央主景区，山石用白色太湖石掇成，以天空为背景，形如夏云，加上这山临吕池植荷，山之近亭处又有浓阴乔木遮日，爬山洞抽引水边凉风，是为典型的夏景，引喻为“夏”。到东北角落，可循山洞或山道盘旋而上到高峰远眺园外景色，为“重九登高”之意，引喻为“秋”。最后又回到了南面，此处以宣石结合壁山处理，宣石上明而下暗，令人联想到积雪，加以腊梅点缀，引喻为“冬”。而冬景与春景仅仅一墙之隔，透过漏窗的联系又产生“冬去春来”之联想。如此将各景区引喻的春、夏、秋、冬四季加入时间的因素，从而产生大自然里四季连转，周而复始的寓意。



[图 1-10] 故宫群体中的“形”及其所表达的含义。